

弟弟一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进进出出都是那个17室的家。

妈妈的确是老了,只能住进护理院,护理院在家的对面,隔一条马路。妈妈的窗对着17室家的窗,这是弟弟挑选的,站在窗口,他可以看见妈妈的窗口,妈妈整日躺着,不会站在窗口,但是弟弟觉得可以看见玻璃,晚上可以看见灯光。他说:“晚上灯光熄了,我就知道妈妈睡着了。”他也可以安心睡了。

17室家的窗口我是第一个站的。很多年前,家里遇到了无奈,就离开了原来那个有樱花和游泳池的大院子,搬到这儿。房子是新加层的,在五楼,拿到了钥匙,妈妈让我和外祖母来看房子。原来的家是三层楼房子,现在是五楼,我兴奋地一口气奔到五楼,打开房门,站到窗口,激动地大喊:“外婆快来看!”

马路对面是两排商店,路上有几个高个子阿尔巴尼亚人在走,没有车辆,安静,正是春天,很晴朗的天空,我觉得住在这儿太好了。

我那时还是一个大儿童,审美和心花怒放也都是大儿童的,可以临时生发,要求不高,大历史中的家庭无奈不会在一个大儿童的窗口卷起乌云,窗口的视野和审美属于站在窗口的那个人,乌云还是晴朗不归于统一的天气预报。

我和外祖母到对面商店买来扫帚、拖把……外祖母一生的杰出才华便是打扫房间,只要有会打扫,窗口的任何乌云都能

被她瞬间收拾清爽,藏得无影无踪。外祖母为我们打扫生活几十年,让我们没有久久的坏情绪,明明很有理由低落,叹叹气,落几滴眼泪,看见外祖母的利落,津津有味的神情,大家立即都只能天天向上。外祖母是真应该当大队辅导员的,我们全是少先队。

我边擦玻璃窗,边说着马路上的阿尔巴尼亚人。那时候,阿尔巴尼亚人到中国来学习工业技术,越南人也来,高高的阿尔巴尼亚人走在马路上,抽着阿尔巴尼亚香烟,商店里可以买到,扁扁的四方盒子,里面只有八支烟,八分钱一盒。抽过的中国大人说,味道老凶的,冲鼻子!

弟弟小时候是一个好看的小孩,嘴角挑着笑容,透明的可爱,而我则有些木头木脑,照片上,我有的时候嘴巴也咧开,是真心要笑一下,可是却一副滑稽相。

弟弟当过企业领导,销售誉满四面八方的上海牌手表,到过很多地方,见过世面,知道眼前的事情,也听说从前的历史,喉咙口涌满的知识都蓄意待发,只要有会,氛围适合,便会开始。他是很喜欢叙事的,只是不抒情,总是叙事到了可以抒情的的时候就断然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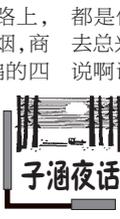
他喜欢一个人往很远的乡下跑,那是外祖母的乡下。外祖母中年之前的岁月都是在那儿,和外祖母在一起,窗前、门外是长江,近处远方,随处的景都是诗。可惜的是岸边人总想着打鱼,驶过的人却把

弟弟

梅子涵

你写进短句长段,出名的是李白们,他们成为文化。

我和妹妹中学毕业,分别下乡和进了工厂,弟弟依然小,便总跟着外祖母去乡下玩。他甚至比我和妹妹更喜欢那儿,有不少的童年朋友,沾亲带故的表兄弟,他几乎是最小的一个,上海弟弟。而现在外祖母已不在,来去都是他一个人的路途,他去总兴奋,归来更是流连,说啊说啊,到了可以抒情的



子涵夜话

的时候,就停下了。我笑着对妹妹说过:“星不抒情。”星是弟弟的小名。妹妹懂文学,读小说,她也总是号称,以前上学时,作文一直被老师讲评,朗读她的作文是常常的事,随便写写就被老师好评了!

妹妹说:“你要他抒情做啥?你一个人抒还不够啊?”

对于生活,对于人情,弟弟是有很细绵、深切的领略的。可是他并不抒情。我的意思不是弟弟离文学还差一步,而是觉得

这次回新加坡,原本没有打算再教书,只是准备办理一些事情。至于朋友们,一定会聚一聚的,毕竟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在新加坡的朋友超过一半都是华文老师。友A与我同龄,已经是高级教师了。聚会的时候,她脸上的辛苦疲惫,肉眼可见。她告诉我们,学校各个部门人手都短缺,华文部门更是重灾区,10个老师中有4个请假,现在只剩半壁江山,岌岌可危。

其他朋友提醒A说,可以请代课老师顶一阵子。A说找了,但只找到两个,还缺两个!说到这里,大家仿佛突然有了灵感,全都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尤其是A,仿佛看到救命稻草一般,请我务必拔刀相助。A还说,她们学校人文环境相当好,如果我能抽空去看一看,一定会喜欢上她的学校的。尤其是她的主任,是个非常好的人。

不忍让A失望,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造访了她的学校。她的主任果真非常不错,给的条件相当优越,言辞也颇为恳切。我感觉我的刀快收不住了,要不,就拔一回,帮一帮朋友吧。

不久,我就以代课老师的身份回到了学校,重启我的教书生涯。这也是我第一次做代课老师,发现工作量比全职老师少很多,不需要做班主任,也不用

他叙事不要句号得那么断然,说完事情便结束,稍微有几缕缭绕和飘散,有点儿心理节拍和情感延伸……是很容易令人诗性起来的,诗常常不在正中间,而是在尾巴上。

弟弟的嘴巴是可以有这样的水平的。嘴巴水平也是属于台面的。弟弟抽烟,有一次他站在窗口抽烟,目光举往天空,妹妹轻声说:“你不是说星不抒情吗?我认为他正在抒情。”妹妹有时说正经话也会像唱滑稽。

弟弟是一个待人特别捧出心的人,手脚也有些大,来客吃饭,他就像过年。妈妈吃得很少,他也是每餐许多菜。他鼓励保姆多吃,保姆坐在桌前,他忙忙碌碌,总觉得他更像保姆,他说:“吃啊,吃啊。”保姆说:“吃,吃。”妈妈虽然记性已经短暂得像是没有记忆,但是基本的感觉还是“记忆犹新”,她总是问弟弟:“你怎么不吃啊?”

弟弟当大厨,身手矫捷,动作潇洒,大家都说他做的菜好吃,每当这时,他既不叙事,更不抒情,只是一个标准准捧出心的人,是妈妈的儿子,是我和妹妹的弟弟,也是保姆亲切的主人,我和妹妹总是在这

样的时候,互看一眼,温暖而自豪,言语难尽,无法张口抒情。

弟弟每天都买菜,早早烧好,拎上水果,送到对面。

这是他每天的路程。有时一天跑三回,上午去,下午去,晚上还要去,在妈妈身边站一会儿。妈妈其实已经不太认识他,也不认识我和妹妹,我们却总是试图让她认识我们,有时甚至自欺欺人地说,妈妈认出来了,妈妈认出来了……妈妈问:“你是谁啊?”

护理的阿姨们总是说,你这个弟弟,到哪里去找啊!我这个弟弟哪儿去找呢?他就在我们家里。他站在17室家的窗口。看着妈妈窗口的灯熄了,知道妈妈睡着了,他便放心了。

抒情不是只在抒情时,我越来越听得见弟弟的押韵处了。我和弟弟相差十岁,见着了,电话里,我喊他星,他喊阿哥,其实也是最单纯的诗句,天生已经写下的,心里独自的起伏,都无须格外抒发,它们不只是台面的,更是一个家里的天空,我们站立于它的下面。

我再次回到村子里的时候,整个老掉的那一代人,坐在黄昏里叹息着过往,叹息着还未来得及过的生活。年少气盛的时候,我每天毫无目的地消磨着时间。通往山外只有一条路,我不喜欢朝着山外走,见着山里的人一个个朝着山外走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慌乱起来,我真想喊住他们的脚步。喊住他们,我也用不着着急长大。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村子里的人陆续往外走。最初离开村子的是我家上屋的一名叫谷山的男人,谷山是被一个女人带走的。紧接着是贵山,他嫁在镇上的女儿在深圳的一家电子厂当主管,让他去那里做门卫。后来,村子里的人各自与外界有了联系,开始朝着山外走。慢慢地村子里经常会传来一些激动人心的消息,某某在外面的工资很高,某某在镇上买了房子。这些消息传到村子里后,村子里的人就更少了。一个住得满满的村子,没几年时间就像变成了空壳。除了年迈的老人和孩子,村子里没有年轻人了。

一些田地,很快就撂荒了。草肆意疯狂地长,胡乱地长。我也开始胡思乱想,总想着干件大事情,可我太小了,没有力气。我干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一些与生活毫不相干的事情。我不想让时间闲着,每次都是累得干不动时才停下来。有些时候,我会钻进一片无垠的麦地,躲在里头呼呼大睡。鸟在麦地里偷吃着麦子,地鼠也在麦地里来回穿梭。

从外面回来的人,逐渐改变了家里的生活,添置了家具和衣裳。我还是老样子,个头稍微高了些,别的什么都没有改变。

我见着一堆又一堆的农具堆放在一块生锈,那是一些非常好使的农具。现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就像村子里的一些老人,腰弯了,骨头也散架了。

这时,我的内心是别人觉察不到的。我想改变村庄的布局和走向。我见着地上的蚂蚁在搬粮食,在极小的一块地方来回奔跑。现在村子里的人少了,它们生活的空间大了起来。我想着,天气是会随时发生变化的,一场暴雨很可能就会颠覆它们的家园,它们就算是奋力奔跑也跑不了几米远。我利用晴好的天气,在四周帮助它们修排水沟,我得观察它们活动的范围,害怕挖断了它们出行的路线,怕它们迷失了方向。可没过几日,我发现我修的排水沟不仅没有排水,泥浆反而堵住了蚂蚁的出口。我想帮忙,却越帮越乱。

一次,我见着一棵小树被风折断了,歪斜着倒在路旁。我想,它歪着身子就再也挺立不起来。我找了草绳、竹鞭,夹着树干捆绑起来,把它拴在邻近的一棵树上。再过一年,拴着的草绳腐烂了,树笔挺地生长着,可附近的那棵树却长歪了。我让一棵树长直的时候,却改变了另外一棵树。

老人没有注意我,他们坐在墙根下打盹,蝴蝶在屋檐下飞来飞去,阳光从天上照下来,地上像是烙印着针线刺绣。

那天早晨,我听见鸟在门前的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这时太阳挂得老高了,我爬起来顺着村民朝山外走的路又走了一程,我家的那只黄狗追了过来,这时我想起了村子里还有一堆我没有过完的生活。

我就这么优柔寡断地走走停停,很长时间没有走出村庄。

我真正离开村庄以后,某天早晨我梦见我家的那只黄狗又来追我了,它那孤独的身影在村庄路上飞奔着。

我全家搬离村庄后,黄狗寄养在我姑家。一天,外村的屠夫来村里,设法将系着的黄狗牵走。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黄狗,它再也没有跳进我的视线。

现在,村庄里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曾经的那些人和事都渐渐消失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有时候我会碰见一个熟人,我发现他们不像是村子里的那个人。我和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几乎不记得我小时候的样子了。

我经常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寂寞的村子,经常会在村子的睡梦中醒来,我觉得早晨的太阳比人还懒。“谷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母亲。母亲忙着她的活,没有听见我的问话。父亲在地场上抽着烟说:“明天得把麦子割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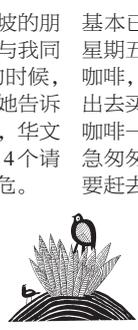
稻田和古树林里响起了琴声和歌声,请看明日专栏。



夜光杯

旧梦重温

王文敏



旧梦重温

负责课外活动,就连学校的会议也可以不参加。感觉这样的工作量,很适合现在的我。

上班一个星期后,我基本已经适应新的学校、新的工作了。星期五中午,友A给我送来一杯香浓的咖啡,一盒精致的点心,是她特地驾车出去买来感谢我的。忙碌的她把手中的咖啡一饮而尽,连点心都来不及吃,就匆匆地走了。她边走边告诉我,下午要赶去教育开会,估计要到傍晚六点才散会。

太辛苦了。而这时候我已经改完了当天的所有的作业,整理清洁好办公桌面,一边慢慢地享用那杯温热的咖啡,一边戴上耳机听歌。没想到电脑随机播放的歌曲居然是卡伦·卡朋特的《昨日重现》,非常应景,那歌词也一如既往,深深打动我的心:“昔日所有美好的回忆,都在我脑海里清晰地浮现,甚至令我泪流满面。”

旧梦重温,我倒没有那么伤感,但肯定有些感慨。时光过去好几年,我好像又回到了一个曾经的梦境里。在梦里,有桌椅整齐的教室,有孩子们清脆欢乐的笑声,还有南洋随处可见的椰子树和紫荆花……

一切好像都没有变,一切,又好像都变了。

达里湖就是“大海一样的湖”的意思。它终结在大兴安岭南端著名的阿斯哈图石林。而全长85公里的热阿线,起点也是阿斯哈图石林,终点则是热水塘。我走的线路是从热水塘出发,穿越黄岗梁等高山、森林、草甸景观到达阿斯哈图石林的,然后,再沿达达线一路南行,尽览草原公路那深色的柏油路与黄实践融化进远天云霞里的美丽风景。当达里湖映入眼帘,那一抹碧波轻拂着思绪,湖面宁静得几乎能反射出每一个人的灵魂。

克什克腾的秋,如此深邃而浩瀚。在这里,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都能感受到秋的韵律。而今夜,我将在达里湖边的蒙古包里,做一场秋天的梦。

十日谈

秋韵之行

责编:郭影



飞翔 (木刻) 康宁

立秋的号令一落下,秋天的序曲便在克什克腾悄然奏响。目的地是传说中的克什克腾中国北疆风景大道,那条魔幻般的高原仙境天路。我选择自驾,就是想用四轮去丈量这份大自然的辽阔,用方向盘去感受草原的广博。当秋风开始在大兴安岭的脊背上轻抚,黄岗梁这座岭中之最,似乎也在召唤着我这位远方的访客。

位于大兴安岭山脉南端的黄岗梁是大兴安岭山脉的最高峰,海拔2029米。黄岗梁地区保存了第四纪冰川最完整的形态,这里有典型的山谷冰川,有冰斗、“U”形谷、角峰、条痕石、漂砾等冰川遗迹,这里更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冰川地貌齐全、科研价值最高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幸运的是,黄岗梁就在我选定的绝美自驾景观公路热阿线上。站在黄岗梁的峰巅,仿佛能听见冰川时代遗留下来的回声。那些曾经覆盖山巅的巨冰,如今只留下了斑驳的遗

迹,它们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烁着远古的光芒。

作为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一个园区的黄岗梁也是国家森林公园,针阔混交疏林草地景观是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的特有景观,而白桦林则是黄岗梁山岳林海的标配。秋风中,白桦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低语。我在林间漫步,每一步都踏在厚厚的落叶上,那是大自然最柔软的地毯,这秋带着磁性的声音,似乎也在的一瞬间,刻上了我心头滚烫的石壁。

一路向北,车轮下的世界逐渐变得广袤无垠,越野车上驶上了北疆风景大道,这是一条天路。随着车子的前进,视野逐渐开阔,远处的草原似乎在召唤,一股脑地扑入眼帘。透过车窗,目力所及之处,草原仍在以其顽强的绿意铺展开来,道路两旁的草原上,稀树点

缀,牛羊成群,它们或埋头吃草,或悠闲漫步,或悠然自得地卧于软草之中。有趣的是,热阿线上的草原并非是非单一的草原风景模式,它们总会与彩林交汇,亦如油画大师的运笔,将神奇的魔幻色彩涂抹于大地这张巨幅画布,以秋的色彩林酒香,召唤着我这位“好饮”的“酒客”。

在寻访克什克腾的旅途中,心中总是充满着对这片神秘而古老土地的向往。在这个阅读这片高原的最佳季节,克什克腾正在用它斑斓的色彩和沉静的气息,诉说着一个个关于自然与历史的故事。

“克什克腾”乃蒙古语,汉译为“亲兵”“卫队”,是成吉思汗所赐部队“怯薛歹”的称号。似乎也由于此,克什克腾的山川湖海也总是以一种粗犷的磅礴大气,书写着这片天地中自然的词语诗行。达达线起始于达里湖,在蒙语里,